



沈旭娜诗词选

【作者简介】 沈旭娜，又名沈旭纳，浙江慈溪人。笔名樵风，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浙江省诗词与楹联学会会员，慈溪市诗词学会秘书长，作品发表于全国各级报刊杂志，曾获第二届中国百诗百联大赛一等奖，浙江省桃花诗会三等奖，湘天华青年诗社民生主题大奖赛一等奖。



昔 持

昔持长镜白木柄，春犁黑土秋芟莛。
背上青云渺似烟，田头黍谷瘦如影。
闻说江潮由风掣，也拟擘浪飞双楫。
妻子牵衣送将别，别时夜凉苔痕湿。
间道蜿蜒向京华，回首故乡日已赊。
眼前高楼幻海市，脚下奔流逐香车。
一宿宾馆三月粮，旋转门前久彷徨。
门外鲜衣策怒马，门内吧台射金光。
两厢映入门镜里，中隔一身破行囊。
主人恩重许自荐，从此端菜兼奉汤。
跌宕笙歌夜半时，升平气象今始知。
美人与酒皆易醉，醉里春光意迟迟。
重帘不卷千里月，应使多情悔分离。
金尽人去梦初醒，每见家书愧又惊。

不信褚小非纁短，辗转珠江深广行。
珠江水阔源乌蒙，万里奔腾善盘龙。
商场谍战不见血，惯见败寇与英雄。
十年生死过河卒，万贯辛苦阿堵物。
踌躇不思衣锦归，挥戈再向股市发。
小游戏能恃本色，大时代难寻规则。
七分天下渐属秦，散户仓惶俱窜北。
望中宫阙轰然倒，壮心摧折如偃草。
带天平芜接青山，襟上玉露伤怀抱。
老侵潘鬓如衰柳，息心每于霜雪后。
田园荒芜归不得，长镜锈蚀木柄朽。
蓬头苕帚生何丑，扫他灰尘糊我口。
樟树换叶梧桐落，烈日冰澌未离手。
长镜苕帚何相似，余生可托唯有此。
等闲来去如云浮，我身只在葛天氏。

君莫笑我无所求，长衢往返自优游。
江北雾霾江南雨，都是人间别种愁。

高 楼

高楼不知名，但立尘世中。
琉璃砌户牖，对月互窥铜。
午影逾千丈，檐角阻归鸿。
四极骋道眼，百岁叱丰隆。
龙从云海没，物自绝顶空。
古来登临者，或抱一襟风。

秋日杂思二首

逸响入青云，炊烟生白屋。
远道被溟濛，隐隐东篱菊。

拔弦林漠漠，夜吟月朦朦。
采芝与采葛，毕竟调不同。

饮酒二十

招饮何须醉，得趣识清真。烟袅鬓丝白，语到风物淳。与君俱漂泊，髭柳几番新。曾有抱香意，怀璧西入秦。阳春歌未歇，菱镜渐生尘。沧海扁舟子，短棹奈辛勤。为践梅花约，不共桃李亲。逆旅多歧路，投老仍知津。持盏对远岫，微雨湿红巾。匆匆莫归去，吾亦客中人。

山 中

寒溪迎暮雨，孤翼没重榛。
有乐鸣青杏，无声堕素尘。
行深观自在，思浅发清新。

石上三祈愿，风中一转身。

郊外独行二首

一片浮云幻古今，满天风色作愁吟。
榴花灼灼黄梅雨，溅碎三千沸世心。

大野风怀渐碧芜，我行天地觉虚无。
一襟梦影浮渔火，隐以江湖忘以濡。

读贺圣谟先生怀旧文章有感

流光可掬却抟沙，不逐生涯逐水涯。
一夜微风思往事，十分清瘦到梅花。

夜读时，一虫倦极落书上，戏赋之

我不峥嵘尔不鸣，一般形影未相轻。
衡门绝迹春风夜，与尔同听落叶声。

丙申杂诗

开到荼蘼亦枉然，春风未必识悲欢。
江湖水阔相忘易，俗世尘多欲避难。

丙申除夕次韵孔老汝煌先生迎春诗

夫子清吟绽驿梅，终风急雪不能摧。
高山月挂云消散，瀚海波生棹自来。
袖手烟花虽寂寞，剖心彤管未成灰。
百年身逐流光转，此夕何妨醉一回。

菩萨蛮·重游金仙禅寺拜佛

湖山几点春前雨，钟声暗渡浮云去。
经卷未沾尘，散花宁著身。
菩提能结子，我亦闻如是。来世不多情，应无百病生。

桂殿秋·芦雁南飞瓶

芦照水，雁思归。青遥影淡自低徊。浮花已负春前约，独与秋风缓缓飞。

荷叶杯·记梦

欺我梦中难避，凭你，御风来。一生光景被掀起，如曳，碎尘埃。

柳梢青

辜负襟期。转沙世事，转烛芳菲。对影神寒，临风骨重，此际垂眉。相逢未必同归。劫波下、谁于梦回？他世他生，非君非我，修到菩提。

减兰·杨梅

恼人天气，管领愁随烟雨起。不语青山，袖手浮云冷眼看。多情梅子，为践佳期红到紫。君若来时，一种酸甜应自知。

醉太平

兰心蕙心，云心水心。雁心曾点秋心，若君心我心。林深暮深，烟深雨深。梦深隔著尘深，况年深月深。

江城梅花引

冷云千里梦参差，怕来迟，却来迟。小立风寒，一片落花飞。飞过眼前成旧影，影中你，雨中痴、人不知。

不知。不知。不胜衣。十年期。鬓变丝。雪也雪也，雪化尽、玉笛难吹。忆得当时，千朵压南枝。湖上生春临晚照，闲对著，水如眸、月似眉。

定风波·次韵晦窗先生

也拟随风泛浅流，青茶白露冷汀洲。惹起斜阳无限恨，谁问？从来不语是清秋。一恸深心芳影乱，吹断。飘零身世两难酬。已觉天涯归路险，终敛。生生闲却木兰舟。

清平乐·读偶像词

隔窗烟语，谁信曾相遇。眼底春风风底絮，谁等西湖初雨。读子三世吟笺，冷香犹复当年。何故情深到骨，沉哀结在云端。

浣溪沙·香山寺所见

法雨慈云度众生。寺前伊水点蜻蜓。一双一对自营营。念我寸心因雪白，怜他瘦骨比风轻。人间有字唤卿卿。

小重山·皋亭茶园遇一采茶婆婆，与之闲聊

不见明前莲子心，但闻香浅浅，扑衣襟。采茶人渐入云深。惟白发、笑语对青衿。太息雨前针。此中谁识得、最堪斟。春风纵老萃难禁。春水里、一样自浮沉。



审美与文化 相融两不偏

——樵风沈旭娜《镜影集》序

孔汝煌(浙江·杭州)

灯火长衢近岁时,红衣旧帽坐街墀。
圆珠笔正沙沙写,爆米花香薄薄吹。
呵手冻,借光微。小城雨雪莫相催。容她写
到春风起,梦想飞如彩蝶儿。

——鹧鸪天·夜读女孩

这是慈溪女诗人樵风在2012年终时根据报导创作的小词,获得了中国第二届百诗百联大赛一等奖,从此在浙东诗坛声名鹊起。此作之美,美在意象。词用赋法叙事创造了一个生活于社会最低层、天真放飞改变命运梦想的小女孩的动人意象。如果说意象世界拓展着诗词的广延性的美,那么意象背后的意境才能蕴涵深层次的美。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指出意境的美学本质在于其“表现造化自然的气韵生动的图景,表现作为宇宙的本体和生命的道(气)”。而“道”、“气”、“精”三个范畴互通,“精”即精神。张岱年在《中国文化精神》中概括出的中国文化基本精神(文化思想基础)四要素中的“刚健有为”(其中包括“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两方面)是总纲。品味此词意境中的文化内涵之美,尤其是卒章见意,词的结尾两句变换意象建构手法,以移情、比兴表达的恰是这种自强不息的生命形上之美。《昔持》是反映一个农民工在现实生活中的沉浮经历:(穷困的起点:持镰耕作的农民)耕作——打工——积累——股市——起落——回归

(作为清洁工重操昔日的长镰和苕帚)。此长篇古风的意象建构方法多样化,相应的表达艺术也随之变化。当代诗论扩展了意象的对象范畴:物象、事象、心象都可纳入,这就扩展了以赋为主,间用比兴的艺术表现力。《昔持》在主人公浮沉经历的诗性赋叙中,不时穿插生动的比兴意象:如开头说主人公从辛苦而薄收的耕作生涯,决心要打工发家的三联:“昔持长镰白木柄,春犁黑土秋芟莠。背上青云渺似烟,田头黍谷瘦如影。闻说江潮由风掣,也拟擘浪飞双楫。”首联赋事象,二联比兴用物象,三联亦赋亦比用物象。类似的佳句不少,如写股市的凶险与铩羽后的感受,赋事、比物联用:“七分天下渐属秦,散户仓惶俱窜北。望中宫阙轰然倒,壮心摧折如偃草。”写拼搏失败而重持长镰做清洁工的感受与写照时,则赋、比、兴联用,事、物、心象活用:“等闲来去如云浮,我身只在葛天氏。君莫笑我无所求,长衢往返自优游。江北雾霾江南雨,都是人间别种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联十大、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提“文以载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古训。当代诗词要反映时代,要写人民心声,要接地气,反映社会不公现实则应把握一个度。《昔持》

很好地反映了社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定程度地存在阶层固化,尤其是难于纵向流动的困惑,然而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在浮沉挫折中张扬了不屈不挠的拼搏自强精神,给读者尤其是身处逆境者以改变命运的鼓舞力量。正是作者注入《昔持》主人公的拼搏精神成为了这篇优秀古风的文学格式塔,使整体呈现出一种大于所表现的理、事、情三者效果之和的艺术感染力。这是《昔持》成功的关键,宜其再度获奖。

由于樵风有类似的经历,故在创作中对处于弱势群体者的遭遇与感受,有敏锐的观察与联想。如《有感二十韵》写流浪艺人的当街艺乞,其眼中的社会不公与不正之风,激起了自己的惆怅:“弦语忆浪花,客心愁天黑。逡巡欲何之,暮色稳行色。”《有鸟》两首古风纯熟地运用了移情手法,赋予偶来立于窗台之鸟以灵性,成了失意落寞人的对话倾诉的伙伴。《有鸟》第一首意象在转折处三次出现:“有鸟有鸟不知名”、“有鸟有鸟不知岁”、“有鸟有鸟不知言”,复沓修辞法加强抒情性,为诗经所常用,有效调动了视觉兴奋。古风《梦中饮茶歌》、《即事》等则明显地把诗性意象从以反映外部世界为重点转移到了内向抒情表意,意象语言也从主赋转向比兴、暗喻、象征,进一步扩展了语言的多义性,提高了诗篇的可读性与感染力。如《梦中饮茶歌》在结尾营造梦将醒时对人生百味了悟时的清冷境界:“言罢旋身忽不见,但见五湖起风烟。水光潋潋临月影,疑是三十二化身。”“晓风但扫霜华落,冷冷气象坠纷纷。”

诗歌的社会功能不仅有教育作用,娱乐作用,更是重要的情感宣泄渠道。不愿

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潜赋归去来辞,自明心迹之中多有宣洩之意,故而末尾处说“登东皋而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以求不再为“心为形役”而烦恼的独立人格、自由人生。

细味樵风的主要作品,能看到作者对中国佛学与老庄大道相结合的感悟,寻求生活在弱势群体者看淡炎凉、化解烦恼、净化心灵;从儒释道融会、出世入世互补的中国哲学精神中获取内心强大支撑力的深刻印痕。在《次韵陶公饮酒诗一组》(二十首)中樵风慕陶、学陶,借陶公酒杯浇胸中块垒;组诗充分表达了现象世界之不可依凭,唯有自恃自期才是自强之道。“奚为涧边草,山水复相疑,酒竟对空樽,终是不可恃。”(之一)“万般纵不逮,此心安可违。”(之四)“江湖烟水阔,鸥鹭诚莫欺。已知行路难,逡巡欲往之。”(之十二)“白雪化阳春,巴人何悲已。荷锄坐坐糜,守战固有耻。”“抟风纵天象,跬步莫轻止。勖尔正少年,灵心应可恃。”(之十九)组诗中只有第二十首是想象中与陶公对话倾诉的着题之作。自明慕陶相知相契心思:“招饮何须醉,得趣在清真。烟袅鬓丝白,语到风物淳。与君俱漂泊,髡柳几番新。”倾诉自己在和光同尘中不忘自惕自砺、自持操守:“曾有抱香意,怀璧西入秦。阳春歌未歇,菱镜渐生尘。沧海扁舟子,短棹奈辛勤。为践梅花约,不共桃李亲。逆旅多歧路,投老仍知津。”放眼世相人生,犹欲以有限事无限:“持盏对远岫,微雨湿红巾。匆匆莫归去,吾亦客中人。”古人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樵风长期处于弱势群体之中,兼济无力,独善有心;不妄执于汲汲功名,但留意于澄明大道;老庄



之学是中国美学之基础,而“诗为禅客添花锦,禅为诗家切玉刀。”诗与佛通,美与道谐,樵风参佛体道的同时选择诗词创作作为诗意栖居之地,是最自然不过之事,这便是樵风《镜影集》对现实人生的启示义。

童炳庆《从审美诗学到文化诗学》中指出:“文学的对象和内容总是交融了文化、政治、道德、历史等因素的审美价值。”《镜影集》中有些即景即事即兴之作正是如此。如五古《高楼》用审美意象表达了现代文明之不可恃,天地之道法自然与人之赤心素抱不可亦不至淹没其中:“高楼不知名,但立尘世中。琉璃砌户牖,对月互窥铜。”“龙从云海没,物自绝顶空。古来登临者,或抱一襟风。”《秋日杂思十五首》之六:“逸响入青云,炊烟生白屋。远道被溟濛,隐隐东篱菊。”之七:“拔弦林漠漠,夜吟月朦朦。采芝与采葛,毕竟调不同。”作者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写照了相融万物的自然情怀。《山中》末二联见意:“行深观自在,思浅发清新。石上三祈愿,风中一转身。”传示了华严宗的“三世一时”的无碍境界。小诗《夜读时,一虫倦极落书上,戏赋之》:“我不峥嵘尔不鸣,一般形影未相轻。衡门绝迹春风夜,与尔同听落叶声。”在轻盈的审美意象中既寓众生平等的禅意,又显示出双向移情的诗性智慧。在《郊外独行二首》中“榴花灼灼黄梅雨,溅碎三千沸世心。”“一襟梦影浮渔火,隐以江湖忘以濡。”既用佛语“三千世界”,又借庄子的“不如相忘于江湖”,改造为意象语言以明释道在不执于是非恩怨的超然境界中相通。小令《桂殿秋?芦雁南飞瓶》:“芦照水,雁思归。青遥影淡自低徊。浮花已负春

前约,独与秋风缓缓飞。”亦人亦雁,寄意于春已辜负,当珍惜秋光,自奋自砺。慢词《江城梅花引》则颇为缠绵悱恻地抒发了往事如烟,影中留春,落花无意,水月有情的惆怅情怀……宗白华《论文艺的空灵与充实》一文中指出:文艺不只是表现人生、映照外部世界各种文化现象的一面镜子,“且是一个独立的自足的形相创造。”属于“自己的有情有相的宇宙;这宇宙是圆满的、自足的,而内部一切都是必然的,因此是美的。”宗白华指出了民族诗歌内秉审美与外映文化两个维度,且须内外融一。这组即事即景即兴之作虽不能至,庶或近之,彰显了樵风诗词的审美广度与深度。审美与文化,相融两不偏,既是当代诗学的共识,亦是众多诗者所欲达到而难臻于理想的目标,却正是樵风诗词创作的自觉追求,且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严羽《沧浪诗话》中说:“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此说也与现当代诗即诗性智慧建构的审美意象与内涵生命文化意境的统一观相契合。樵风有诗之悟性,也读了不少书,尤于释道,心有灵犀。诗中禅趣佛理以如盐入水,溶化无迹为上乘,如“散花不着身”,不可着力太过,易由理趣禅意入于理障玄言。再则,以诗词陶冶情操,在滚滚红尘中留一方心灵诗意栖居之地,诚有现实意义,固可浅斟低唱,情趣自怡;但亦需大声鞞鞫,心系家国,担当可能的社会责任。另外,在审美意象的营造上,典雅含蓄固是传统,但多跨一步易成晦涩。这些是笔者寄期望于作者进一步思索的。